蜀山劍俠傳/19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九三回　隔室慶重圓 悲喜各殊遺憾在　深宵逢狹路 仇冤難解忒心驚

下一回▶

瑤仙聽罷母親之言，料無虛語。知乃父心傷之重，或更甚於背創。忙說道：「媽且放心，爹早迴心可憐你了。」說完，回身就跑，到了上房，把經過一切，對文和從實一說。文和仍當是飾詞，後細想愛妻平日行徑，果然十餘年來，祇昨前兩晚親出害人離開，方始大悟。

但已兩傷，悔恨無及。當時忙令瑤仙同了絳雪，將畹秋用被裹好，擡進上房，同臥一榻，細細追問。畹秋恨不得丈夫氣平，免得背創復發，雖在病中，仍打起精神，溫慰體貼，無微不至。夫妻二人把話說明，互致悔恨，重又言歸於好。叵耐文和傷勢沉重，畹秋扶病百般調治，終是無效，當晚寒熱大作，漸漸不省人事。祇四日工夫，便即身死。畹秋悔恨交集，忿不欲生。經瑤仙再三勸止，未尋短見。不久病也痊癒，祇是終日神魂顛倒，了無人生樂趣。文和死前因畹秋知醫，恐事泄露，又自知不起，未請別人診治。

蕭逸並未得信，祇是聽人說起，趕來看望，人已快不行了，暗忖：「他夫妻情愛極厚，村中頗多良醫，便自己也是一個能手，何以這樣危症，不請大家商量定方？」心方奇怪，忽又接報，蕭元病勢危急，不由心中一動。這時天未放晴，雪仍斷斷續續地下着。趕到蕭元家中一看，魏氏對衆哭訴，說丈夫雪夜起來解手，跌在雪坑裏面，未爬起來，好一會兒，纔經自己救起，以爲中寒，無關緊要。昨日方請人醫治，說已無救。悲泣不止。

過不兩天，蕭元、文和相繼死去。蕭逸因二人之死，俱由乃妻疏忽所致，不似他們平日爲人，越想越覺可疑，祇想不出是何道理。當下率領村人，分別相助入殮，停靈在室，等到開春安葬。不提。

瑤仙自悉乃母隱情，追原禍始，已是深恨蕭逸，加以不肯傳授武藝的仇恨，深深記在心裏。

這場雪直陸續下到除夕猶未停止。村中過年，原極熱鬧，祇爲連續發生兩三起喪事，雪又太大，許多樂事，不能舉辦。蕭逸更因二娘新死，家務無人照看，心煩意亂。爲逗愛子喜歡，勉強弄了些食物彩燈，準備晚來與子女們守歲過年。一切年景應辦的，均另外託人代爲主持，推病不出。蕭逸最受村人愛戴，村衆見他心境不佳，情緒惡劣，也都鼓不起勁；迴非往年除夕前三日開始籌辦，共推蕭逸爲首，率衆變花樣，出主意，精益求精，盡情取樂，到了除夕，子夜一過，到處火樹銀花，笙歌四起的景象。各人祇在各人家中，送年祭祖，準備新正雪晴，再看蕭逸意志行事，誰也不願冒着寒風大雪出門，鬧得大年夜冷冷清清的。由高下望，全村俱被雪蓋，一片白茫茫。祇山巔水涯，人家房櫳內，略有一些紅燈，高低錯落，點綴年景，相與掩映。連爆竹都有一聲無一聲的，比起昔年叭叭通宵、山谷皆鳴的盛況，相去不啻天淵。

後半夜，蕭逸強打精神，草草喫完年飯，祭罷祖先家神，率領子女回房守歲。行至堂前，聽山下爆竹之聲稀落落的。探頭往下一看，見了這般景象，知是昨日推病謝客，羣龍無首，所以大家都掃了興趣，不禁嘆了口氣，迴轉房內。村中慣例，因爲人數太多，全部非親即友，各家往來數日，不能遍到，拜年都在初一早上天方亮時，同往家祠團拜，過此便共同取樂。蕭逸雖然年輕輩低，不是主祭之人，但身爲村主，新歲大典，勢須必往。連日憂苦悲慼，身倦神疲，滿擬後半夜把子女分別哄睡，自己也安歇一時，明早好往祠堂祭祖團拜。不料纔將歲燭點起，拿了糖食和本山產的柑子，打算分散給三小兄妹，忽見蕭珍滿臉悲苦容色，望着帳沿發呆，兩眼眶裏熱淚，一滴緊一滴地落個不休。一看榻上，方纔恍然大悟。原來蕭逸觸景傷情，所有愛妻遺物，早命檢藏一邊。自二娘死後，蕭家便亂了章法。新年一到，蕭逸見室中什物零亂狼藉，無心自理，命下人收拾，把年下應用的東西取些出來，準備新年陳設。偏那輪值的女婢不知分別，往別樓取東西時，無心中將歐陽霜在日親手自繡的幾件桌圍、椅披和帳簾取出鋪掛。蕭逸正在後面祭神，通沒知曉。回房以後，又忙着哄慰子女，無暇留意。這時細看，纔知愛子昔年曾見乃母親繡此物，知是手澤，睹物傷悲。心剛一酸，又聽身後蕭璇、蕭璉兩小兄妹在那裏抽抽噎噎，互相私語，埋怨自己言而無信，到年三十晚上，娘還不回，騙了他們。回頭一看，

兩小兄妹同坐一條小板凳上，正抱頭對臉，互相拭淚泣訴想媽哩。蕭逸早恐他們想母傷心，曾經告誡說：「你們年紀都一年長一年了，新年新夜，不許哭泣。」兩小兄妹原是強忍偷泣，及被乃父看破，再也忍不住勁，蕭璉首先哇的一聲大哭起來，蕭璇自然跟着大放悲聲。蕭珍年長，雖記得父言，不似兩小號哭，但是情發於衷，不能自已，這無聲之泣，更是傷心得厲害。

蕭逸見狀，連悲帶急，不知勸慰哪一個是好。眼含痛淚，強忍心酸，走將過去，一手一個，先將兩小兄妹抱起，走到茶桌食盒前坐下。又想起大的一個，忙喊：「乖兒快來！」蕭珍含淚走近，把他拉到身側，挨着坐下。然後溫言勸慰，好容易一一勸住，各人面前分了果糖。蕭珍又說起二娘那晚死得可憐，兩小兄妹自小無母，與二娘最是親熱。蕭逸猛地觸動心事，忙將子女先行勸住，盤問三個小孩，二娘平日相待如何？可有甚麼話說？三小先齊聲述說，二娘極愛他三個，問暖噓寒，無微不至；脾氣更好，無論怎麼磨她，從來都是笑嘻嘻的，不似別人愛多嘴；遇見兩個小的淘氣，總是溫說哄勸，沒一句氣話罵人，誰都愛她，聽她的話。後來蕭逸禁住小的，盤問大的一個。蕭珍纔說起二娘平日再三叮囑，上學回家，不可和她離開，以免受人欺負。近來學了本事，反而勸得更緊。又叫蕭珍兄妹不要理崔瑤仙，尤其崔家不可前往。問她何故，她說媽走時囑咐她的，等母親回來，自然明白。又說瑤仙丫頭性情太壞，因學不到武藝，恐難免她懷恨傷人。去年忽然背人悲泣，老說對不起主母，死都有罪。問她何故如此，卻又祇哭不說。再不就是說媽走時她該死，不能追去攔阻，害得我們父子妻離母散，終年傷心，叫她如何做人？每次哭罷，必用好言叮囑二小兄妹，千萬不可告知父親，以免傷心，添她的罪；否則她也去竹林裏尋死，不想活了。死前十幾天，時常自言自語，哭罵畹秋和她自己。又對蕭珍屢說，崔家表嬸不是好人。幾時她如得病要死，或是被人傷害，叫蕭珍一得信，不問在哪裏，務要快跑尋她，她有極要緊的話說。盤問，又說不出所以然來。纔說過後，又說不可告人。蕭珍雖然懷疑，因恐二娘悲傷尋短見，老想日後得便，偷偷盤問究竟，當時聽她苦苦求說，未忍告知父親。不想幾天工夫，就吊死了。蕭逸聞言，前後一思索，畹秋大是可疑。二娘雖非謀殺之人，愛妻死亡時情景，定有不實不確之處。她既向空默祝，口口聲聲主母含冤受屈，可見當初之事，有人陰謀陷害。祇恨人忽死去，不能問明。如若真有冤屈，恩愛夫妻，如何問心得過？越想越傷心，越覺愛妻死得可憐，不禁悽然淚下。

三小兄妹苦思慈母，又念二娘，本就傷心已極，勉強被乃父勸住，面前盡管堆放着心愛的食物，祇各紅潤着一雙俊眼望着。一見乃父面容悲忿，悽然落淚，也忍不住傷心，第三次重又嗚咽起來。蕭逸胸中本抑塞悲苦難受，心想：「幼兒天性，強止悲痛，反而哀

傷。自己也正氣鬱不伸，還不如同了子女，放聲盡情一哭，吐一吐胸頭鬱結之氣，免得悶出病來。」想到這裏，脫口悲泣道：「乖兒們，你爹該死，真對不起你媽，今晚隨你爹哭她一場吧。」言纔出口，兩眼熱淚，已如泉涌，抱住三小兄妹，放聲大哭起來。

父子四人正哭得熱鬧，蕭逸偶一擡頭，望見紙窗上破了一個小洞，似有一點烏光一閃，知道有人偷看。初得實情，疑心奸人又來窺伺，且不說破。假裝給子女取茶來飲，放開三小，口中仍哭訴着，走近窗前。倏地一轉身，手伸處，將紙窗抓破，隔窗眼往外一看，不禁狂喊一聲：「霜妹！」恐防走脫，連門也顧不得走，就勢舉起雙手，猛力一推窗櫺，一片咔嚓亂響，櫺木斷落聲中，人早從窗窟窿裏飛身躥出，向平臺上追去。蕭逸這種喊聲，蕭珍從小聽慣，最爲耳熟。本來在心的事，聞聲立時警覺，也跟着狂喊一聲：「媽媽回來了！」聲隨人起，也由破窗眼裏縱將出去，趕向平臺上一看，蕭逸急得在那裏捶胸頓足，連急帶哭，向空喊道：「霜妹，你果成仙歸來，我固罪該萬死，縱不念我，你那三個可憐的心愛兒女，念母情切，終年哭喊，難道你忍心拋下，不少留片刻，看他們一看麼？」蕭珍更是放聲大哭，跪在雪地裏，急喊：「媽呀！想死兒子了，快從天上下來吧！」

原來蕭逸適纔發現窗紙破處，烏光一閃，頗像是人的眼睛，惟恐奸人驚走，故意側身走過，出其不意，倏地將窗紙一撕。誰知外面那人，竟是生死未卜、日思夜夢的歐陽霜。想因偷看室中父子慟哭，傷心出神，沒有留心，露了蹤跡。聞得窗紙撕破之聲，忙向平臺上飛去時，雪光映處，身形已被丈夫看了個逼真。蕭逸見是愛妻，事出意外，驚喜交集，一時情急，也不想她是人是鬼，忙即穿窗追出。這時歐陽霜已得仙傳，夫妻之情，早就冰冷。祇有三個心愛兒女，縈懷難捨，特地歸來探望。一見丈夫追出，惡狠狠回頭罵道：「狠心薄倖人，我和你已恩斷義絕，追我作甚？」說罷，一道白光，破空直上，飛入暗雲之中，一閃不見。等蕭珍追到平臺，已沒了影子。蕭逸哭喊不幾聲，蕭璇、蕭璉兩小兄妹，也已從窗眼裏哭喊着爬跳出來。蕭逸怕他們從屋子裏出來受寒，又見空中毫無應聲，料定歐陽霜恨他無情無義，業已灰心切齒。正想喊兒女們回去，忽聽蕭珍喊道：「爹爹，你看那是甚麼？」蕭逸隨他手指處一看，竟是適纔那道白光，正在峰下閃現，宛如一條銀蛇，正往晚秋家那一面緩緩飛去，迴不似適纔上昇時那等迅速，心中一動，暗忖：「晚秋是愛妻情敵，連日發生諸事，與妻自盡時情景互相印證，細一推詳，愛妻受屈含冤，頗似晚秋匿怨相交，陰謀暗害。她如前往，不是報仇，便是尋她理論。看白光行走不快，分明是想自己追去，查個水落石出，好洗刷她的冤枉，如何不去？」祇是雪深奇寒，其勢不能將子女帶了同往。見白光行動更緩，愈發料是有心相待。好在蕭珍沒有親見乃母馭光飛昇，忙哄三小兄妹道：「下面白光，許是甚寶物夜行出遊，我

這就給你們捉去。你媽恨我，不肯進屋相見，你們都見不着了。她既來窗下偷聽，必是疼愛你們，我一離開，也許她又來了。乖兒們，千萬走開不得呀！」蕭珍年長，早料出乃母不肯相見是因爲乃父，又想起昔日仙人的話，聞言正合心意。忙即踊躍應了，一手一個，拉着弟妹，便往屋裏跑去，甚麼寶物白光，全未放在心上。蕭逸哄好兒女，更不怠慢，匆匆把氣一提，徑直施展踏雪無痕的功夫，縱向峰下，飛也似朝那白光追去。

白光先時飛行頗慢，走的卻是繞向無有人家的田岸樹林，遠處縱有人家，因俱在祀神拜年，並無一人警覺出視。蕭逸尾隨後面，追了一會兒，眼看追到崔家近側，快要追上，方在欣喜，那白光忽然加速朝着後崖僻遠之處飛去。蕭逸自是不捨，那白光也越飛越快，不覺追出了十來里地。白光倏似長虹電駛，直向盡頭崖腳之下平射過去，一瞥即隱。蕭逸剛一情急要喊，忽想起白光落處，正是崖腳全村公墓和停靈之所，裏面還有村人輪守，二娘靈棺便停在彼，因值大寒冰凍，尚未破土安葬。二娘也是此中與謀之人，但她爲人和善，待子女又好，愛妻莫非見她死得可憐，引導自己前來，用仙家妙術起死回生，使其作證吐實，以免與自己相見不成？越想越對，仍舊照直追去。

那地方相隔墓林處有二三里路遠近。在路中估量，二娘必已出棺待救。如若早到，或者還能乘愛妻人未救轉，或是話未說完，不能離開之際，闖進屋去，見上一面。當時腳底加勁，在數尺深的積雪上狠命奔馳，真恨不能脅生雙翼，一下飛到纔好。心急路自遠，好容易趕入林內，便見塋墓停靈屋內，燈光掩映，有人泣訴之聲，隱隱透出戶外。定睛一看，正是二娘停靈之所。知道守墓輪值人所宿小屋尚在前面，晏歲深宵，靈屋內雖有長明燈，俱都放在靈棺底下，外觀不能見光，尤其不會有人半夜來此。料定愛妻正在救人，尚未離去，不禁心頭怦怦亂跳，一個縱步，便往門前縱去。腳纔落地，門戶虛掩，目光到處，果見門隙內有一女人影子。情急神奮之下，更不及留神細看，大喊一聲：「霜妹！」聲到人到，手推處，早已衝門而入。室內一男一女，正在收拾供菜，深更半夜，忽聽怪叫一聲，跟着一條黑影破門飛進，驟出不意，地當叢墓之中，又有三個新死的人停在這一排房子以內，無不疑心厲鬼來此顯魂，俱都嚇得狂喊一聲，幾乎跌倒在地。

蕭逸立定一看，哪有歐陽霜的影子。並且屋內靈棺，乃是畹秋之夫崔文和與蕭元的，共是兩口棺木，並非二娘，二娘棺木，尚在隔室。那一男一女，乃是當晚值墓之人，隨文和祖父同隱的崔家世僕金福夫婦。驚魂乍定，見進來的竟是村主，不是甚麼鬼怪，連忙上前行禮不迭。蕭逸見他夫妻二人俱嚇得聲容皆顫，問他們除夕深夜，怎會在此？經金福一說，纔知就裏。原來文和死時，畹秋本欲守靈待葬。一則文和死前遺囑，不許停靈在家，力促早葬；二則村中房皆就勢散置，沒有整院，一切俱有公衆設備，按着村規，

死人非經全村議定，不能在家裏停過七天，一想這事又得求教蕭逸，心不甘願；再加上瑤仙從旁力阻。祇得停入靈舍，每日自做供菜，前往守靈哭奠。值年的恰是崔家世僕。雪深地僻，畹秋喪夫以後，推病謝客，村人多不知此事。當晚除夕，畹秋設筵，往靈前祭奠，由清早起，直哭守了一天。供菜添飯，泣話家常，默述心事，痛致悔恨，一如平日，殆有過之。端的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。祇恨七尺靈棺，斯人長臥，寒風蕭瑟，音咳不聞。想起當初閨房促膝，有影皆雙，秋月春花，盡情樂事。不想十餘年恩愛夫妻，一旦變爲咫尺蓬山，祇贏得蠟淚成堆，爐香空裊。眼望着酒冷香凝，依舊原封未動。一板之隔，天上人間。漫道音容無覓處，一滴何曾到九泉。偶然回首前塵，以今視昔，相與比照，因有眼前之極哀，倍覺昔日之口角觸忤，皆成不可復得之至樂。又想到禍事已肇，孽由己作，恩深義重的丈夫，無殊自己手刃。尤其是個郎已經臨命將絕，猶復執手殷殷，軟語溫慰，力囑善撫愛女，事由孽災，死生命定，千萬不可以泉下人爲念，致損玉軀，並無一毫怨恨辭色。雖事發之初，頗爲激怒，但惟其疑妒，越見相愛之深。後來見己暈死在地，立即怒解情生，疑雖未消，轉復見諒，認做受人挾制，迫不得已，不再以片言相責；反囑愛女，勿以凱風之痛，遂輕乃母。看蕭逸平日對乃妻何等恩愛，忽中自己讒間，立時反目，不容分說，定欲置她死地。照此看來，世上哪有文和這樣恩深義重的丈夫？若照那晚見鬼的事，死必有知，受污一節，生前解說，不問信否，必已分曉。祇是弒夫之罪，百身莫贖。縱能逃得鬼誅，偷生亦有何趣味？越想越是痛心，真個人間奇冤慘酷，莫過於斯。似這般苟延性命，日受良心斥責，外恐事犯，內疚神明，還不如了此殘生，殉夫以死，舊愛重溫，同尋鬼趣，來得痛快。無奈愛女割捨不下。丈夫生前又有「姊姊將女兒撫大，配個佳婿，接我崔氏香煙，否則便做鬼也不理你」的話，弄得生死兩難。當時祇好含哀忍痛，切齒偷生。想到傷心之處，不由痛暈在地。經瑤仙哭着救轉，同金福夫妻再三泣勸，纔想起丈夫既以香煙爲念，家中祖先供祭，萬不能缺。母女二人，這纔收淚回去。歸途和乃女談起此事因果，更把蕭逸痛恨到了極點。

金福從小隨定主人，文和御下極厚，念他三世隨隱，見面均按平輩兄弟相待，金福夫妻甚是感激。畹秋走後，天已入夜，曾囑他多在靈前守候些時，再行撤去供品。金福果然聽話，直守到半夜，方始撤供。想起故主恩深，方在泣下，不想蕭逸闖來，倒嚇了一大跳。略說畹秋每日設祭悲哭之事，回問村主，緣何深夜來此？蕭逸不便明言，早探頭看過隔室二娘停靈之所，冷清清的，並無迹兆。聞言方要用話遮飾，猛想到愛妻既非解救二娘，將我引來遠地作甚？念頭一轉，陡觸靈機，不及多言，祇說得兩句：「莫對人說我到此，詳情年後見面再說。」說到末句，人已縱向門外，飛也似往回路趕去。

歸途無須繞行，雖然較快，可是幾十里的途程，任是身輕，也走了好一會兒，纔行到達。

剛剛飛步上峰，走向平臺，遙聞室中兒女歡笑之聲，情知所料不差，暗忖：「她既是將我調開那麼遠，可見銜恨已深，決不容我相見。冒冒失失闖進，反倒將她驚走，連兒女們也不能和她多見些時了；不進去，又捨不得。」思量無計，祇得屏着氣息，輕腳輕手，掩近窗前，見適纔破窗，已用一牀被褥遮上。就着窗隙往裏一看，多年夢想的愛妻歐陽霜在室內，雙膝蓋上坐定兩小兒女。蕭珍貼胸仰面而立。母子四人擠作一堆，正在又哭又笑，述說前事。愛妻身穿道裝，背插單劍，英姿颯爽，飄然有出塵之概，比起當年的丰神，還要秀美得多。不禁心頭怦怦亂跳，酸酸的，也說不出是驚是喜是傷心。方想掩到房門，乘她抱着兒女，冷不防衝門而入，將她抱住不放，再由子女跪求，感以至情，或有萬一之望。忽聽歐陽霜道：「我和你爹，已是恩斷義絕的了。他一回來，我立刻就走，今生今世，決不與這無情無義的薄倖人見面了。乖兒們莫傷心，媽隔些時，必來看望你們。少時對他去說，他如知趣，死了和我相見的妄念，我還可常來傳授你們道法劍術；他要是糾纏不清，惹急了我，連你三個一齊往大熊嶺去，叫他連兒女也見不到，莫怪我心狠。」說罷，恨恨不已。

蕭逸聞言大驚，心想：「愛妻已成劍仙，飛行絕迹，人力豈能攔阻？聽她口氣如此決絕，衝進屋去，一個抱她不住，萬一連子女帶走，更無相逢之日。還不如隔窗窺聽，一則讓她母子多團聚一會兒，二則還可查探她的心意和被屈真情。」想到這裏，不敢妄動，仍從窗隙偷看，靜心諦聽下去。祇聽蕭珍問道：「媽既說這事是受了奸人詭計中傷，可見爹爹也是上了人當。因爲平日和媽太好，所以氣得要瘋。當時雖恨不能和媽拼命，可知爹爹自媽走後，當晚連急帶傷心，先害了一場大病，睡夢中都喊出媽的名字，幾乎想死。後來疑死疑活，一直熬了這幾年，爹和我們幾兄妹，差不多哪天都要流兩回眼淚水。媽不許我們報害母之仇，卻這樣痛恨爹爹，豈不是便宜了仇人，反恨自己人麼？」

歐陽霜嘆道：「我兒讀書甚多，可知哀莫大於心死。殺人可恕，情理難容。你媽被屈含冤前好些天，你爹爹已經中讒改了樣子，老是愁眉怒眼，氣鼓鼓的。可笑我還把惡婆娘當做好姊妹，全在夢裏。你爹既然疑心我不端，就該明說明問，哪還會有這場禍事？因事關重大，恐有差池，傷了夫妻情愛，暗中觀察虛實，隱而不露，未始不可。他又不是糊塗人，難道人家佈下陷阱，俱看不出一點馬腳？你不說他因聽兩個婆娘背人私語起的疑心麼？他和崔家婆娘是老相知，哥哥妹妹的，甚話不好盤問？再說人家已經明說他妻有了外遇，怎還隱忍不發作呢？既忍就該忍下去，索性分清真假，再行處治。就憑翻出一雙舊鞋子，不問青紅皁白，便要置我和你舅舅死地，全不想平日夫妻有甚情分。末了他雖不曾親下毒手，那還是看在兒女分上。他天性剛愎自用，不容分說。仇人羅網周密，你舅舅一走，更是死無對證。我縱忍恥偷生，以後日子怎樣過法？祇有一死，還可明心。

可恨畹秋賤婆娘已把我夫妻姊弟害得死散逃亡，心猶不足，計成以後，還來屋外窺探。恐雷二娘奔出呼救，威嚇利誘，藏起我的遺書，將她點倒。你爹這糊塗蟲祇知着急，平日枉自聰明，始終鬼蒙了心，看不出一毫破綻。直到這婆娘恐二娘泄機，又和蕭元賊夫妻將她害死，還不明白。你說氣人不氣人？二娘終是好人，當時被人利誘，尚在其次，實是惜命怕死，此乃人之常情，不能怪她。聽你說她那些情景，想必悔恨無及。可惜命數已絕，該這三個狗男女未遭報應，我晚回來了幾天，纔有此事。你哪知媽彼時奇冤慘酷，含冤悲天的苦楚。我對你爹，心已傷透，何況我已拜了仙師學習道法，世緣早斷，決無重圓之理了。像我還好，共總不過受了一日夜的冤苦。到竹園去，剛一上吊，便被仙師空中路過，聞得哭聲下來，救往大熊嶺，立時平步登仙，轉禍爲福。你爹爹薄倖，反而成全了我。最可憐是你舅舅糊里糊塗，含冤逃命，未走出山，便爲大雪所阻，凍倒雪中，被一妖人救去，強逼爲徒，受盡苦楚。一日正要給他披毛戴角，化人爲獸，仗他機智，假意應允，乘隙逃出。妖人酒醒，行法搜山，必欲捉回制死。他藏在一個大樹洞裏，餓了三天，不敢走出。最後也是遇見一位峨眉派的前輩劍仙萬里飛虹佟元奇打那裏經過，看出妖人禁制，將他尋到救走。偏又不肯收徒，再三苦求，纔寫一信，命他走至大雪山拜師。中間不知又經多少險阻艱危，僥倖收留，上月纔得與我相見。這都是三狗男女害的。此時我報他們的仇，不過舉手之勞，並非難報。祇因老狗已死，崔家賊婆害人夫妻離散，結局自己也爲丈夫所疑，並受冤鬼愚弄，鬧了個手刃親夫。她平日又是恩愛夫妻，當然又悔又恨，又愧又傷心。更怕冤魂索命，事情發作，外招物議，內疚神明，終日如同萬箭穿心，芒刺在背，又捨不得死去。反正她和老狗婆同樣是難逃冥誅鬼戮，我正好讓她們自己活受個夠，看個笑話，豈不更妙麼？」

蕭珍兄妹又是跪請道：「爹爹當初乃是一時氣忿。這些年來，哪一天不悔恨痛哭，眼巴巴望媽回來，要不是爹爹這一鬧氣，媽又何會成仙呢？媽就不和爹和好，也不要不見面呀！千不看，萬不看，看在兒女面上，容爹見個面吧！」歐陽霜明知蕭逸已回，這一番話，原是使其聞之，自己何嘗不知丈夫相思之苦。一則恨他薄情，不查明虛實，便狠心腸；二則身已入道，不能再有世緣牽引，妨礙修爲。話已說完，假意發怒道：「我志已決，再如多言，下次我也不再回來了。」小兄妹三人嚇得眼淚汪汪，不敢則聲。歐陽霜看着可憐，又安慰他們道：「乖兒們莫怕，你們祇要聽我的話，我仍時常回來看望你們。少時對你們那糊塗爹去說，如知我來，從速躲開，免害你們學不到本事，連媽都見不到。我那仇恨，也無庸他報，自有天理昭彰，自作自受的時候。我本還想再留些時候，他適纔被我引遠，算計這時也該回來了。明年正月十五前後，必來看望你們。也真粗心，這樣風雪寒天，把窗子撞破，也不整好，就往外跑，丟下你們，點點年紀，如何禁受？就這點都對不起人，還說甚別的？懶得給他遇上，徒然叫人厭惡，我要走了。」

三小兄妹聞言，忍不住傷心，又不敢哭，知留不住，各把頭擡起，眼淚汪汪說道：「媽媽，你可不可早些回來，和師祖說好，在家住幾天呀？」歐陽霜見愛子至性孺慕，依戀膝前，更是心酸，忍不住眼圈一紅，把三小兄妹一同摟緊，說道：「你媽如今已是出世之人，按理萬念皆空，祇因放不下你們，不能證那上乘功果，將來還須轉過一劫，怎好再爲世情荒廢道業？我已稟明師祖，隔些時日，前來傳授你們心法。暫時雖難朝夕相見，異日把劍術學成，有了道基，隨我同往大熊嶺苦竹庵參拜師祖以後，便可自由飛行，隨意來往兩地，時常見面了，還傷心怎的？」三小兄妹還欲挽留片刻，等父親迴轉再走。實則歐陽霜早知丈夫迴轉，這一番話，全是取瑟而歌之意。話一說完，急於回山，哪裏還肯停留。便把三小兄妹個個親了一下，各自放開，說道：「我這裏還要辦一點小事，或者還要順道看看，我去這些年，村子成了甚麼樣子。師祖祇允了半日的假，明早必須回山領訓，不能再留了。」說罷，喊聲：「乖兒們，乖些，用心練功，媽去了！」立時一道光華，穿窗而出。三小急喊一聲：「媽呀！」掀開破窗上的被褥，見乃父正立窗下，不顧招呼，跟蹤追去。跑上平臺，上下一望，哪有白光影子。

蕭逸先聽愛妻之言，知她爲人外和內剛，性甚固執。聽說要走，雖然不捨，爲了顧全兒女，盼她再來，不但沒敢從窗裏硬闖，反而避向一旁。因這次白光飛走，是平穿出去，好似往峰下飛投；又聽愛妻說，在村裏尚有事辦，疑她瞞過兒女，自尋仇人算賬，暗忖：「祇要你肯常回來，婦人心軟，既有母子之恩，便有夫妻之義，早晚之間，總可以至誠感動。操之過急，激怒生變，反而不美。此時休說不便跟去礙事，似此飛行絕迹，也追她不上。」見兒女們追去，忙即趕去，勸抱進屋，先把破窗理好，一面勸說：「乖兒們莫要悲哭，你媽是仙人，既說常來，不會假的，何況還要傳授你們道法，以後你母子相見日長呢。」說罷，又問了歐陽霜來時情景和所說的話，果然因爲恨深怨重，不願與己相見，又不捨三個兒女，特地將自己引向遠處，仗着飛行迅速，再飛回來，與兒女相見，細述前事，並說途中還看見畹秋正受報應，向天跪禱，悲悔自捶，看去傷心已極。於是真相大白，蕭逸空自悔恨，已經無及。想起絕好的一個快樂美滿家庭，幾乎被畹秋害得人亡家敗，奇冤至慘，不禁咬牙切齒，痛恨入骨。本心想去尋她理論，借爲二娘伸冤，明正其罪。一則愛妻再三叮囑兒女，此仇不可妄報，祇得任其自斃；二則自己雖爲村主，掌着生殺大權，畢竟入山以來已歷三世，村中未曾重責過一人。畹秋多不好，終是至親，況且門衰祚薄，祇有一女，又誤殺親夫，身遭慘禍，良心上日受痛苦，已經受報；倘再當衆宣揚其罪，畹秋性情高傲，必不求生；乃女瑤仙頗有母風，去之則此女無罪，留之則必招報仇，災難更無已時。想來想去，還是從了愛妻之言，隱忍不發，最爲上策。蕭元已死不說，連魏氏都因投鼠忌器而止。

盤算一會兒，半夜往後面打盹歇息的傭人俱都起身，端了洗漱水和兩碗新年喫食，來請蕭逸用罷更衣，好去宗祠祭祖團拜。蕭逸哪有心腸進食，祇洗漱了一番，便去更衣。倒是三小兄妹，母子相逢，有了指望，別時雖然落淚，過後全都收拾起了傷心，興高采烈，屈指計算母親再來之日和自己將來修仙學道的事。見早點端來，正值腹飢，一人端了一碗蓮子羹喫罷，又喊要喫煮米粉，拿水豆鼓、兜兜滷菜來下米粉。蕭逸匆匆換好衣帽走出，蕭珍忙喊：「爸爸，天氣冷，爸不喫甜的，這米粉蒸得光滑，是拿肥母雞湯煮的，有筍炒肉絲做臊子，放些菠菜，又用新開罈的水豆鼓、兜兜滷菜來下，真比哪回都好喫，爹怎不趁熱喫一大碗再走？」

蕭逸還未答言，忽聽峰下有人急行踏雪，上了平臺。接着一陣女人腳步細碎之音，走近房外，門簾啓處，縱進一人，指着蕭逸說得兩個「你」字，就門側春凳上一坐，喘息不已。蕭逸一看，正是畹秋，不由怒從心起，想了想，權且忍住。一看傭人尚在房內，忙借故將她支出，問道：「崔表嫂，怎會這時來此？甚事這樣急法？」畹秋匆匆走進，沒看出蕭逸臉色業已大變，見他正穿祭神衣服，在扣紐襻，鎮靜如常，事出意外，心想：「還好遮飾。」不禁又想了一種說法，答道：「大哥，你可知道表嫂尚在人間麼？」蕭逸祇搖了搖頭，嘆了口氣，一言不發。小兄妹三個，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俱都停了筷子，暗中握拳咬牙，作勢待發。畹秋連日悲悔過度，神志已昏，也是死催的，該當自取其辱。蕭逸的心意既未猜透，又因他小兄妹懷抱中看他們長大，仍當做小孩看待，忘了他家傳本領，仍接着往下說道：「不但表嫂健在，連她那位過繼的表弟，也同在一起呢。」蕭逸父子聞言，怒已不可遏止。畹秋全神卻祇貫注一人，仍然未覺，見他面有怒容，錯認作勾起前恨，又信了歐陽霜決不與丈夫相見的話，不知機密盡泄，暗幸得計，仍冷笑道：「我先也不知她回來。祇因我家使女見你從我門外亡命跑過，我知你有病，不甚放心，想來看看。走近峰前，忽想起大除夕裏，怎好往人家去？回身走不幾步，便見林內兩條人影一閃，一個好似她那姓吳的兄弟。當時還沒看清，便被他躲去。我想他怎會回來的？想追去看時，女的業已現身，正是表嫂，將我攔住，不許入林。我說你想她得很，好好請她回來。誰知她倒生了氣，說是與你恩斷義絕，永無重圓之日。我問她：『那樣你又回來作甚？』幾句話一不投機，便動了手。可憐我喪病餘生，哪打得過她這樣在外苦練多年，回來找事的人啊！還算饒我，已經被她打倒，未下毒手，祇痛罵了幾句，便追她兄弟去了。他們既然一同回來，又這樣隱隱藏藏，不肯和你見面，這是甚麼心思呢？天下事難說，我既知道，也不管你新年忌諱不忌諱，特地來說一聲，好叫你留點神。」

蕭逸怒火內蘊，聽畹秋語無倫次，心想：「人既歸來，事已敗露，不比當初一死一走，無法對證，仍用這等巧語中傷，有何用處？」方怪她這人愚不至此，旁邊三小兄妹早已按捺不住。蕭珍剛纔立起，蕭璉、蕭璇早先從座上悄悄溜下，一齊喝道：「打死你這個不要臉的翻精婆！你害我娘跟舅舅和雷二孃的命，今天也要你的命！」聲到人到，蕭珍人大手快，手起一掌，打向畹秋臉上。同時蕭璉平地縱起，雙手緊勒畹秋頭頸，兩膝蓋連腳尖用足全力，照定背上，亂打亂踢。蕭璇更狠，見畹秋捱了哥哥一巴掌，起身用右手抵擋，頭頸又喫妹妹束住，恐她回左手去抓，伸手照準畹秋脈門，用力一斫。跟着縱身，一頭向胸前猛頂上去，嘭的一聲，頂個正準。三人年紀雖小，個個力大，手疾眼快。畹秋驟不及防，身剛站起，猛覺頸間似受鐵箍，氣閉不出。接着腰背連中幾下，奇痛，手被打麻，胸前再受一頂，休說招架不及，哪裏還存身得住，立被撞倒。身方一歪，蕭珍惡狠狠上去，照準腿彎，又是一腳。畹秋氣透不過，連「哎呀」一聲也未喊出，橫倒地上。蕭逸見狀大驚，連聲喝止。蕭珍雖然忿忿而住，兩個小的卻報仇心切，竟立志拼命，置若罔聞，拉解不開。

蕭逸見畹秋被束住要害，兩眼翻白，無力抗拒，小孩心狠，久必斃命，又恐傷愛子，不忍強解，喝道：「不聽我話，也不聽你媽話麼？再如這樣，看你媽肯再回來纔怪！」這幾句話，真比聖旨還靈，兩小立時縱開，同了蕭珍，齊指畹秋大罵。蕭逸連喝了好幾聲，方行停止。畹秋忿怒已極，略住喘息，指着蕭逸罵道：「你縱子行兇，少時祠堂碰頭，再憑諸位長老，和你評理！」蕭逸冷笑一聲道：「你莫忙走，我還有話問呢。」

蕭珍兄妹母仇在唸，恨不能生裂畹秋，纔稱心意，雖被父親喝住，兀自忿怒填膺，不能自已。一聽不讓她走，早一同搶上前去，擺開招勢，把門一攔。蕭珍首先喝道：「我爹爹不准你走，敢動一步，今天替我媽報仇，要你的命！」畹秋捱打時，雖然有些驚疑，因蕭逸沒有露出口風，打她的又是三個小孩，怒火頭上，竟忘了東窗事發。耳聽蕭逸喚住，並未答理，祇冷笑了一聲，還欲反脣相譏，仍自走去。及被蕭珍兄妹一攔，方聽出口氣不對。又見三個小孩都在摩拳擦掌，怒眼圓睜，似欲拼命之狀，不禁激靈靈打了個冷戰。適纔喫過苦頭，哪裏還敢逞強，當時氣餒心虛，剛往後退幾步，又聽蕭珍戟指怒喝道：「爹爹快問她爲何要害媽媽和雷二娘？到底與她有何仇恨，要下那樣狠心毒手？」這兩句話一出口，畹秋心裏叫苦不迭，暗忖：「以前之事，算是歐陽霜這賤婢自己回來說的。二娘之死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況又過了好些天，他父子如何知曉？」自從文和死後，畹秋終日悔恨哀痛，精神體力受創太重，人已失常，再一着這樣大的急，猛覺頭暈眼花，立腳不住。還算爲人機智，瞥見身側有一春凳，連忙裝作氣忿，就勢坐下。知道這事非同小可，今日如若辯白不清，蕭逸的地位爲人，和他平日夫妻恩愛之厚，不特自

己轉眼身敗名裂，連那年紀輕輕的愛女，也難在此立足。念頭轉罷，偷眼一看，蕭逸目閃威光，怒容滿面，正在注視自己。忙把心神勉強鎮靜，臉上仍裝出忿怒的神氣，向蕭逸道：「你縱子行兇，全不管教。我從來沒有做過錯事，有甚話問，祇管請說。」

蕭逸見她仍裝作無事人一般，越發氣忿，忍怒說道：「珍兒的話，你沒聽見麼？」畹秋也怒道：「我又不是聾子，怎會聽不見？你問的也是這幾句無知乳臭小兒話麼？她死與我甚麼相干，問我作甚？有甚麼話，少時祠堂憑衆位長老尊親再談好了，此時恕不奉答。」蕭珍兄妹聞言，怒衝衝又要上前動手。蕭逸再三喝止，指着畹秋道：「你休以爲陰險狡詐，詭計慎祕，你做的事，又是支使黨羽出面，自己祇在暗中運籌，連句壞話都沒向我說過，可以強辯。須知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害人適以福人，結果反倒害了自己。前些日剛把二娘害死，報應便已臨頭。你以爲死無對證，殊不知做你對證的，就是那已死的人。事到如今，還在欺我。我一時中你奸計，傷了夫妻情愛，霜妹不肯和我相見。你又再使陰謀離間，血口噴人。霜妹不論是否真與鴻弟同來，你既見着她，可知她在被屈含冤，寫下遺書，交於二娘，前往竹園自盡之時，得遇仙人垂救，帶往仙山，如今精通道法，事盡前知，飛行絕迹，無異真仙了麼？適纔她歸視兒女，雖計前嫌，不允我與她相見，但她所受奇冤及你與蕭元夫妻三人種種倒行逆施，陰謀詭計，俱已完全敗露。

「我們原是至親，素無冤仇。就說婚姻之事，各有前緣。霜妹彼時寄人籬下，她自認身世寒微孤苦，日受你的磨折欺凌。她雖然真心相許，一往情深，見面時始終發情止禮。因怕受你閒氣，獨存世俗門第之見，不敢期望，從沒對我吐露情愫。我因敬她愛她，執意非她不娶，事由我主，與她何干？誰知你破壞不成，轉而匿怨相交，陽奉陰違，多年處心積慮，誓欲置之死地。她爲人忠厚，遂陷入羅網。如非仙師憐救，幾乎害得她夫子離散，身遭屈死，猶含不白之奇冤。這些話，在你飾詞強辯，必道是她歸來巧語，我聽了她一面之詞。須知我糊塗中計，也祇一時。雷二娘因受你挾制，被你騙去遺書，做了虧心之事，近年來日受天良責備，望空咄咄，神魂顛倒，死前已在神前自吐供狀，道出陰謀，被我親耳聽去。彼時不知霜妹存亡，正待晚來設祭之後，背人細詢詳情，便被你趕來將她勒死。在你以爲裝作鬼迷，死後高吊，設計巧毒，卻忘了做賊心虛。二娘殮時，左足襪子已脫，所穿之鞋也不知去向。我那晚爲了子女日後無人照料，心情煩躁，又因男女之嫌，更兼死狀甚慘，不曾近前加細查看，幾乎又被你的奸謀瞞過。文和、蕭元相次一死，你我這樣至親，村中盡有良醫，蕭元不說，你夫妻往日何等恩愛，竟會事前毫無聞知，隨後探問，也沒有延醫診治，突然病終。你又是那等悔恨，現於辭色，諸多可疑。因事太巧，無意中詢問安殮二孃的女婢，說起前事。如今舊鞋尚在，落的一隻，曾往園內吊屍一帶發掘未見。我估量必是你們勒死她時，匆匆拖往大竹之下，遺落雪地，

後來雪大蓋沒。等過幾日，天晴雪化，鞋一發現，便可斷定八九。彼時再集村衆，我自做原告，推出長老拷問魏氏。那賤人雖然兇狠刁毒，卻不如你機智性傲，決易吐實。昔日霜妹舊鞋，本命她棄入江中，她夫婦恩將仇報，承你意旨，卻借以爲謀害栽贓之計。祇可恨我當日眼睛心昏，忘卻你平日既稱和霜妹情如手足，她如有甚過失，縱不明加規勸，也應代爲隱瞞。

「況且你和魏氏氣味迥異，人品懸差，同是婦女，如有背人的話，盡可室內密談，何須跑到林內挨近人行路旁，鬼鬼祟祟，交頭接耳？再者，那天又是你的生日，客未散盡，別人家事，卻要主人如此着急，背客出外私談。分明有心陷害，知我歸途必由之路，故露身形，引我生疑，好來上套。等我疑念已深，再把舊鞋之事發作，我又鬼蒙了心，爲愛之過深，遂操之太切。祇顧發怒，全沒想到鴻弟所居，是我過去的書房，連他峰上舊居，均我夫妻親手佈置。來時身無長物，衣被均屬新置，幾曾見那口箱子，到底先存何處，有無轉手，何人送還，打開也未？如真是個私情表記，怎敢放在開箱即見的明顯入目之處，取時也不留意？被我發現，他還如未覺，還在房中相助牽紙磨墨？還有你既然索他的窗課，開時勢必目注箱內，纔是常理。你和元賊都把眼看別處，到手又祇匆匆一看，便即放下。你已知他做那禽獸之事，還執意要看他的窗課作甚？在在均是疑竇。可恨我身同鬼迷，均未思索考查，反幸你二人沒有覺察此事，勉強代寫完春聯。等你二人功成歸去，便去房中，與霜妹拼命。可憐她姊弟做夢也不知道有狗男女日夕伺側陷害。平日人又愛好高，祇爲回來時一念之差，誤中奸計，不和村人招呼，便把鴻弟帶來，恐外姓人入村，違了村規，不能收容，假說同宗骨肉。事後怕我埋怨，又未明說，日久不好意思改口，我問時又一次比一次負氣。她雖如此，萬想不到我會上了人家圈套，以爲夫妻恩愛，似此小事，不肯輸口。這一倔強，致我疑念更深，正在怒火頭上，適逢鴻弟進來，她更不合救護情切，祇顧防我毒手傷害，卻忘了增加自己不利。這固是她有此仙緣，纔有這場幾乎身死名辱的無妄之災，否則豈不被你們這三個狼心狗肺的狗男女害得冤沉海底？

「她失蹤之日，我原算計必有遺言遺書。又因平日二娘爲人忠厚善良，過於信任，不知她受了你的挾制。照我所說，哪一樣都是你們破綻，我竟該死，糊塗已極，遲至二娘死的那天起，纔行逐漸省悟。照你三人這等行爲，本應會集村人，當衆審訊，明正其罪，一一用酷刑處死，始足蔽辜。我因霜妹再三告誡珍兒，令轉告我，說你三人害之適以福之，不有當初，哪有今日。況你三人，一個身爲鬼戮，中途暴斃；一個也終於不膺顯戮，必受冥誅；你係主謀，遭報更重，不特害人未成，反倒成全了人家，尤其是誤殺親夫，躬被弒夫之惡。當你所害對頭成仙歸來，夫妻子女完聚之日，正是你離鸞寡鵠，奸謀敗

露之日。你又平素好強，從未受人褒貶，輕爲人下，一旦內疚神明，外慚清議，日受良心責備，冤魂牽纏，人間大惡至慘，集於一身。兩兩相形，情何以堪？這等使你自作自受，長年消受人間生不如死的苦痛，不報之報，豈不比報還強？

「我又念在文和表哥是忠厚好人，至情所鍾，卻娶了你這樣一個奸惡之婦，方在盛年，竟遭橫死；姑母又門衰祚薄，崔、黃兩家，祇有瑤仙一女。我如將你正了村規，瑤仙必難在此立足。她小小年紀出山，前途何堪設想？因此留你一命，自受活罪。我不往祠堂憑諸長老向你理論，你還敢大言不慚。休說人證齊全，你賴不掉；單把文和開棺驗屍，治你弒夫之罪，試問還有路無有？趁早回去，從此休來見我，安安分分，靜候冤魂索命，以待冥誅，免得把你女兒也帶累得同遭慘報。那魏氏賤婦，我原也饒她不得，因遵霜妹之語，又念她那兩子尚屬美質，覆巢之下，難得完卵，爲存二房宗嗣，她又沒親手殺人，受害者業已獲福，天理雖所難容，我這裏卻從未減。你祇告訴她，莫再見我好了。話已說完，從此情斷義絕。我命珍兒們手下留情，不來傷你，急速去吧。」

蕭逸蓄忿太深，悔恨切骨，這一席話，說得絲毫不留餘地。說到中間，雖見畹秋面容慘變，體戰身搖，仍一口氣把話說完。畹秋自持機智，敢於隱惡。當晚原因守墓僕人見村主突去突來，言語失次，又聽他思妻成病，以爲兩家至戚至好，連夜前往報信討好。畹秋心中有病，老大不安，趕來探看。行至中途，忽想起天光過子，已交新正元日，喪服未除，怎好到人家去？正要回轉，恰好歐陽霜爲奉師命，在村中訪查一事，見畹秋雪中急行，故意老遠按落劍光，步行上前相見。歐陽霜被仙人救去一節，連蕭逸都是疑信參半，畹秋自更不知就裏。但因歐陽霜死後，村人曾遍搜全村，連全村數十里周圍深山窮谷之中，無一處不搜索到，直到雪晴多日，並未發現屍首和半點痕跡。那幾日雪勢雖大，歐陽姊弟俱有一身好武功，難保不在臨死以前借命，想起兄弟出走未久，或者沒有走遠，忽然變計，回到廚房內取些喫食，連夜追蹤歐陽鴻逃出山去。姊弟二人途中巧遇，一同逃往他鄉，等到子女長大，再行回村報復前仇。村人盡管窮搜，一則村外山深險僻，未必能真搜索到，沒有遺漏之處。二則二人成心逃亡，若被人在一處尋回，豈不更爲自己坐實了姦情？即使遇上，也是望影而逃，見人先躲，如何能尋得到？心總料她尚在人間，沒有葬身雪裏。復令蕭元夫妻又借採辦爲名，順便前往她的故鄉，加細查訪，雖然她姊弟二人依然一個未歸，毫無音信，始終疑念未釋。祇恨出事那晚，略微疏忽，祇顧叮囑雷二娘，詐出遺書，料她此去必死，防被看出生變，沒有暗地跟蹤探看。後來幾次想要向二娘盤問底細：歐陽霜走前除託孤外，可有甚別的言語舉動？帶甚東西在身上無有？走的那晚，可曾索要食物？廚房內又曾少甚麼喫食？誰知雷二娘當時雖受了挾制，面上常帶着後悔神氣，不容發問，見面至多假意寒暄兩句，即行避去，後來更是避若蛇蝎，

至死未得盤問，心裏老是一塊病，一見歐陽霜跑來，便知平日所料一點不差，並沒疑她鬼魂出現。忙把心神鎮靜，不等開口，故作失驚，問道：「霜妹，你這些年到哪裏去了？你真狠心，沒的把我們幾個人想死。可曾見過蕭表哥麼？」

歐陽霜畢竟心直計快，雖然安心要戲弄她一番，一聽提到蕭逸，不由觸動舊恨，忿然作色道：「我自回來看我那三個苦命兒女，可曾被一些狗男女謀害死，見這狠心狠腸的薄倖人作甚？不遇見你，我已走去，他是今生今世休想和我對面的了。」畹秋聽她不肯再和丈夫見面，正中心意，念頭一轉，又生詭計，假裝笑勸道：「想當初也是表哥一時多疑誤會，霜妹走後，他先向我說起許多不中聽的話。祇我一人信得過你，知道決無此理，再三替你辯白。偏生你和令弟又忒心急，這等關係一生名節的大事，就是負氣，也該弄清白了再說；不該夫妻略一口解，立即先後出走。我又是不知一點信息，等到得信，已無法挽救了。這一走，更添了表哥的疑念。但經我再三分說，如今疑雖未釋，他夫妻感情仍還是重的，平日談起來，還是真想念你呢！不是我說，彼時叫鴻弟走，已是大錯；自己再跟着一走，更鬧得有口難分。真是糊塗冒失已極。我和你至親姊妹，情逾骨肉，無話不說，你現在何處安身？鴻弟可在一處？表哥既不肯見，又作何打算呢？難道自己丈夫，還想報仇雪忿麼？」

歐陽霜聽出她還要乘機離間，依然行所無事，分明自恃陰謀周密，把人視若木偶，可以任意擺佈，由不得氣往上撞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把起初想下許多明知故詰的話全數忘掉，劈口答道：「我那對頭處心積慮，千方百計要害死我不算，還要玷辱我的名節，性命都是白撿的，能有今日，更是因禍得福，出於天佑了。幾個狗男女害人不成，反倒福人，並且已經各有報應，照樣身被惡名，早晚誰也難逃人誅鬼戮，也不屑污我寶劍。那薄倖人本是受了奸人愚弄，這些年來身心交瘁，悲悔交集，我又終身不再與他相見，也夠他受的了，我何犯着要報復誰來？常言道：『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。』自恃奸巧，害人終於害己。今日見你，不過多謝你用盡心機，成全了我，遞個招呼，奉勸幾句，並討還我一件東西罷了。」

畹秋哪知歐陽霜厲害，今非昔比。聽她豬男狗女不住亂罵，所說的話又句句刺耳刺心，實也忍耐不住。猛想起昔日所留遺書，雖未明說出自己，卻說那繡鞋是魏氏拿去投入江中，如何會在兄弟箱中發現？仇人羅網周密，叫蕭逸等她死後，連日夜半，往蕭元夫妻窗下偷聽，必能聽出破綻。又說主謀害她的，是當年想嫁蕭逸之人，多年來匿怨相交，自己不察，中了暗算等語。當時還笑她人已死了，還不明說主謀人的姓名，打這啞謎作甚？可是看她信中之意，分明已料定自己害她。因爲蕭逸剛愎自恃，受惑已深，口說無

用，纔拼卻一死，堅其信心。今既生還回來，想必不假。難得雪夜無人，正好出其不意，將她打死，拖往後崖隱僻之處，再喚女兒相助，縋向村外，永除後患。想到這裏，耳聽歐陽霜口風逐漸露骨，愈發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冷笑道：「我好心好意念在姊妹情分，爲你設想，你怎不知好歹？我拿過你甚麼東西？誰是狗男女？」隨說，暗將潛力運足，裝作質問，身往前湊。歐陽霜也不理她，冷笑答道：「我討還的，便是那狗男女強迫雷二娘騙去的那一封信。這個狗男女便是那寡廉鮮恥，奪夫不成，暗用毒計，主謀害人，生就一副狼心狗肺的賤婢你！」